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The Nobel Prize

生命的召唤

(挪) 汉姆生/著 梁颂宇/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

生 命 的 召 唤

[挪威] 汉姆生 著

梁颂宇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生命的召唤 / (挪) 汉姆生著 ; 梁颂宇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8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ISBN 978-7-5594-2343-6

I . ①生… II . ①汉… ②梁…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挪威 - 现代 IV . ① 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210 号

书 名 生命的召唤

著 者 (挪) 汉姆生

译 者 梁颂宇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43-6

定 价 4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飞蛾扑火	001
牧神	086
格兰之死	191
老船长	207
小岛上	220
圣诞聚会	238
山里人家的圣诞节	245
妻子的胜利	251
大草原	259
在船上	267
扎克斯	274
鬼	286
情场浪子	293
琼恩·特罗	301
生命的召唤	311
隐秘之痛	316
蒂伏利公园的女人	327

飞蛾扑火

——

牧师宅邸的管家娘玛丽·范洛斯站在厨房的窗前向外张望。远远的路上有一男一女站在篱笆墙边，玛丽知道这两人是谁，那男的就是她的未婚夫——电报员奥弗·罗兰森，那女的是教区执事的女儿奥尔佳。今年春天玛丽已经是第二次看到他俩在一起了。如果不是现在她忙得脱不开身，她一定跑上前去揪住这两人问个明白。

可她现在怎么走得开呢？整个牧师宅邸为了迎接新牧师的到来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小弗丁纳跑到楼上放哨，死死盯着窗外的大海。只要接牧师的船一出现，他就向众人发出讯号。这样一来，等牧师和家人到达宅邸时，他们就能喝上热腾腾的咖啡了。长途跋涉之后来一杯咖啡是必不可少的。轮船只在四英里外的罗森格德停靠，之后他们还要换乘小船才能来到这个小村庄。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可是诺尔兰郡^①的白昼已经渐渐变长，天气也变得温暖宜人。乌鸦忙着筑巢；光秃秃

^① 诺尔兰郡：位于挪威北部，临海，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夏季白昼会越来越长，直至出现“白夜”和“极昼”现象。汉姆生在多部作品中对此地的极地风光多有描写。

的土丘上，新生的嫩草已经冒出来了；花园里，黄花柳的树根处仍有积雪，可枝条上已经冒出嫩芽。

整个村庄沸腾起来，现在大家都想知道新来的牧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错，他只不过是个临时特遣牧师，之后还会指派一个正式牧师来接替他，可是这样的临时牧师有时会呆上很久。这个小村庄的居民大多是穷苦的渔民，每个月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去教区教堂一次，要想找人来这里担任长期教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据说这新来的牧师是个出手阔绰的有钱人。他毫不含糊，提前雇了一个管家娘和两个女佣，一口气雇了两个农场短工，还雇了精明能干的小弗丁纳为他们跑腿打杂。所有人都觉得一个有钱的牧师是教区之福。有钱的牧师在征收什一税和其他杂税时肯定不会太过严苛，而且他还会不时对急需帮助的人施以援手。

不管怎么说，整个村庄为新牧师的到来兴奋不已。教区帮工^①和渔民们都跑到海边的小船屋严阵以待，他们穿着厚重的皮靴走来走去，嘴里嚼着烟草，不时相互交谈几句或往地上啐上一口。

最后，连罗兰森也来了。他匆匆忙忙地从路上跑来，把奥尔佳甩在身后。玛丽·范洛斯赶紧从窗边躲开，她总要找时间和他说道说道。玛丽·范洛斯和奥弗·罗兰森起口角争执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玛丽有丹麦血统，说起话来又急又快，还带有卑尔根口音，罗兰森给她起个外号叫“烦死我小姐”。他天性诙谐幽默，不时还会说些粗鲁的蠢话。

^① 教区帮工：也称为“在俗助手”，通常由教区牧师在教区居民中选出，其工作是帮助牧师打理教区事务及家务。

他现在跑来干吗？难不成他也想亲自迎接新牧师吗？看来他又喝醉了。罗兰森踱着方步，纽扣眼里插根带着嫩芽的柳枝，帽子歪向一边。瞧他那德性！教区帮工们见到他，心下颇为不快。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干吗跑来添乱呢？

瞧他那副模样！他总是高高昂起红红的鼻子，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高傲，与其卑微的地位极不相称。他还有个习惯，在冬天的时候绝不理发，任由头发疯长。现在他看起来就像个不修边幅的艺术家。玛丽曾说他看起来像个最后不得不转行做摄影师的落魄画家，为此他还和玛丽吵了两句。单身汉罗兰森今年三十有四，也曾读过些书。他会弹吉他，能用低沉的嗓音唱遍当地小曲。唱歌时他不时大笑，但唱到情深处也会淌下热泪。他掌管着当地的电报站，十年来都没有得到升迁，却总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如果看到有人打架闹事，他会毫不犹豫地地上场一展拳脚。

小弗丁纳突然发出讯号。商人麦克的白色游艇正向岸边驶来，他看到后马上三步并作两步跳下楼梯，也不怕摔断自己的脖子。他跑到厨房大喊：“他们来了！”

接着他又跑去告诉农场雇工。所有人都扔下手头的事，急忙忙穿上自家最好的衣服。最终，十来个人一窝蜂跑到岸边迎接新牧师，顺便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大家好！”新牧师站在船尾，摘下软帽，笑吟吟地向大家致意。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教区帮工们深深鞠躬，耳边的头发都拂到眼睛里。罗兰森可不会做出这等巴结奉承的丑态，他依然挺直身子站着，只是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

新牧师年纪不大，留着红色的络腮胡，脸上新长了一茬雀斑，鼻孔被茂盛的鼻毛塞得满满当当。牧师夫人因晕船的缘故还躺

在舱房里，牧师走进舱房把她扶了出来。这两人的打扮古怪可笑，穿着厚厚的旧衣服，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有钱人。当然，这些土气过时的旧衣服一定是他们借来的，用以抵挡旅途中的仆仆风尘，他们的体面衣裳肯定都穿在里面呢。

牧师夫人把帽子推到脑后，露出一张苍白的面孔，两只大眼睛不住打量周围的人。教区帮工里维涉水走到船边把她背上岸，而牧师则自己走上岸。

“我是电报员罗兰森，”罗兰森走上前去自我介绍。看起来他清醒得很，眼里闪烁着冷冷的刚毅。他世故圆滑，绝不会手足无措。好家伙！他和上等人在一起时总是泰然自若，还不时说些文绉绉的话语。

“恕我冒昧，请容许我向您介绍一下，”他继续对牧师说，“这两位是教区帮工，这两位是农场雇工，还有，这是弗丁纳。”

牧师和夫人不住地点头，“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大家……”之后他们还要把行李搬上岸。

可教区帮工里维却呆呆地看着船，好像还想再背几个人上岸。“没有小孩子吗？”他问。

所有人都看向牧师和牧师夫人。

“没有小孩子吗？”他又问了一遍。

“没有，”船夫回答。

牧师夫人飞红了脸，牧师说：“没有，就我们俩……大家过来一下，我要和你们算一下费用。”

真不愧是有钱人！他在付钱给穷人时毫不吝啬，而之前那个牧师绝不会这么做，只会说声“这次真要感谢你们”就算了。

一群人走上码头，罗兰森走在前面领路。为了给大家让出路面，他走到路旁的积雪里。他总是打扮得花里胡哨的，今天也不

例外。虽说现在是五月，寒风依旧刺骨，可他却解开外套的纽扣，也不怕着凉；他还穿着一双薄底鞋，也不怕走路硌脚。

“啊，教堂在那儿！”牧师说。

“这教堂看上去有些年头了，”牧师夫人说，“里面有壁炉吗？”

“我不大清楚，”罗兰森说，“好像……没有吧。”

牧师不禁一怔：看来这人不常去教堂；或许对他来说礼拜天只是休息日，和其他日子并没什么不同，他根本没想到要去教堂做礼拜。打那以后牧师就变得寡言少语的。

玛丽·范洛斯站在牧师宅邸门前的台阶上，罗兰森也向牧师夫妇介绍了她。之后，他脱帽致意，作势要走。

“奥弗，等等！我有话和你说！”玛丽轻声说。

可罗兰森并没有停下来。他再次脱帽致意，后退几步下了台阶，转身离开。牧师心想，这真是个怪人。

牧师夫人现在感觉好多了，她马上踱进宅邸四处审视了一番。光线最充足、条件最好的那间房就留给她丈夫做书房吧，而她自己则把原来玛丽的卧室据为己有。

二

罗兰森才没那么傻。他深知未婚妻的为人，也猜得出她要说什么，他可不愿让人随意摆布。

他在路上走了一会儿，碰到了渔民伊诺。伊诺是个虔诚无害的老好人，走路时总是双目低垂。他总是抱怨耳朵痛，头上长年缠着一块手帕。今天他来晚了，没能赶上海边的“欢迎仪式”。

“你来晚了，”罗兰森对他说。

“牧师已经到了？”

“没错，我还和他握手来着。”罗兰森和伊诺擦肩而过，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又突然回头对他说，“伊诺，老实告诉你，我真嫉妒他，有这么一个好老婆！”

罗兰森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知道用不了多久，他说的这句蠢话就能四处传遍了。

罗兰森走进树林深处，一直走到河边。麦克先生在这里建了一个鱼胶厂，雇了几个本地女孩，罗兰森只要一逮到机会就要到工厂里和姑娘们厮混一番。没错，罗兰森是个公认的情场老手。今天他兴高采烈，在工厂里耗了很久，一脸醉态地和姑娘们打情骂俏。

“蕾娜，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都上这儿来吗？”罗兰森说。

“不知道，”蕾娜回答。

“你肯定以为我是为了老米克的事才上这儿来的。”

姑娘们笑成一团，“瞧他说的！那是老尼克！”

“我这都是为你好，”罗兰森一本正经地说。“跟这些渔民小子打交道时最好多个心眼，他们可不地道。”

“不地道！那你呢？”另一个姑娘插嘴说道，“你不是已经和别人弄出两个孩子了吗？还有脸说呢！”

“啊，妮科琳，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自己清楚，你就是我心头的一根刺，折磨得我死去活来。可是蕾娜，我要不遗余力地把你拉出火坑。”

“这些疯话你留着对玛丽说吧，”蕾娜说。

“你真是不识好人心。说点别的吧，就拿这鱼头来说吧，你要加热多久才关上蒸汽阀门？”

“两小时。”

罗兰森暗自点头，这和他之前探听到的相符。他扮成情圣和

工厂里的姑娘们打情骂俏，实则却是为了探听消息。

“别把盖子打开，佩莱妮！”他突然叫道。“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佩莱妮飞红了脸：“弗莱德里克说要经常搅拌一下。”

“你一打开盖子，热气就跑出来了，”罗兰森说。

过了一会儿，麦克先生的儿子弗莱德里克到厂子里查看，这时罗兰森却又只字不提。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摆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佩莱妮，听说你曾经在治安官家里帮佣，把那一家子闹得鸡飞狗跳的。你是不是一生气就乱砸东西？他家里估计除了床单，其余的都被你砸得稀烂了吧？”

姑娘们又大笑起来。佩莱妮是个温柔厚道的姑娘，极易动感情。她父亲在教区教堂里演奏管风琴，因而她身上也多了一抹圣洁的光彩。

罗兰森从工厂里出来，看到奥尔佳匆匆跑开。她大概是刚从商店里出来罢？她是不是在等他呢？罗兰森不敢作此妄想。如果不主动上前抓住奥尔佳，这丫头每回都要匆匆跑开，连招呼都不打。他和奥尔佳之间没有任何进展，可他并不着急。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别的事，根本无暇去想她。

他趾高气扬地走回电报站。他的助手想和他谈论一下当地的小道消息，被他赶走了。他现在有事要做，没时间扮演平易近人的好同事。他把自己关进卧室，这间房只有他自己和一个老妇可以进来。

这间房是属于罗兰森的世界。罗兰森并不是只会喝酒的蠢汉，他是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他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酸味，像是化学药品的味道，这股怪味浓得站在走廊里都闻得到。他让

所有人以为，他之所以在房间里放这些瓶瓶罐罐，是为了借助这些药品的气味来掩盖酒味。神秘莫测的罗兰森，又一次要花招蒙骗了所有人……

实际上，他是用这些瓶瓶罐罐里的东西做实验。他发明了一种生产鱼胶的新工艺，这种技术一旦问世，麦克先生和他的鱼胶厂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为了建这个鱼胶厂，麦克先生所费不赀。因为交通不便，工厂里的原材料来源只能依靠当地捕鱼季的收获。他把这工厂的业务托付给自己的儿子弗莱德里克，那小子不过是个门外汉。生产鱼胶的原材料通常是鱼头，而罗兰森借助自己的新技术，可以使用其他原料来生产鱼胶，还可以对麦克先生工厂的生产废料进行废物利用。最后，他还能从残渣中萃取出一种优质染料。

电报员罗兰森本可以让这一发明大白于天下。可是他现在境况窘迫，搞发明做实验又需要钱，而在当地也就只有麦克先生手上有几个闲钱。他怎么能问麦克先生要钱呢？有一次他大着胆子向麦克先生进言，说鱼胶厂的生产成本过高，可麦克先生只是很不屑地把手一挥，说自己的工厂就像是金矿一样赚钱。罗兰森真想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新发明。他把自己发明的试剂寄给国内外的化学家进行检验，结果很不错。可是他还要将制剂提纯，还要申请专利，才能把这项技术公布于众，而这些都需要钱。

今天罗兰森专程到海边迎接新牧师的到来，其实另有所图。罗兰森是个精明人，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真如传闻所说，这新来的牧师是个有钱人，他肯定会为这项只赚不赔的重大发明投一笔钱。“既然没有人愿意资助你，让我来吧，”他一定会这么说的。罗兰森对此满怀希望。

罗兰森总是满怀希望，只要有一星半点希望的火光，他就奋

不顾身地飞扑过去。一旦现实不尽如人意，他也能高昂着头勇敢面对，绝不会被残酷的现实击垮。即便是麦克先生的女儿——爱兰莎·麦克，也无法让他心如死灰。爱兰莎今年二十有三，身材颀长，皮肤黝黑，嘴唇红润，样貌端庄。一条沿岸行驶的公共汽轮上有个名叫汉里克森的船长，据说他已经暗恋爱兰莎很多年。可是年复一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进展。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罗兰森则在三年前开始向爱兰莎示爱，让自己出尽洋相。当时爱兰莎才二十岁，罗兰森就已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爱兰莎为了不叫他难堪，佯装不懂他的种种表示。如果罗兰森就此罢手，还可全身而退。可是他并没有放弃，去年还明明白白地向爱兰莎表白心迹。爱兰莎只得当面对他冷嘲热讽，好叫这自以为是电报员知道两人之间的云泥之别。她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家闺秀，即便是汉里克森船长也耗了好几年都没能赢得她的芳心，她怎么会看上一个电报员呢？

在那之后罗兰森彻底放弃，和玛丽·范洛斯订了婚。他才不会因为被一个大家闺秀拒绝而伤心欲绝呢。

可是现在春天到了，伟大的心灵对春天向来是又爱又恨。春天可以让人灵感迸发，精力充沛，也可以让人心猿意马，春心萌动。

三

鲱鱼开始洄游。捕鱼能手们窝在船里，拿着望远镜一刻不停地盯着海面。一旦看到海鸟成群飞舞，不时俯冲入海，便可断定那里有大群的鲱鱼聚集。现在已经可以用拖网将鲱鱼从海水深处捞上来，可渔民们仍然按兵不动。他们等着鲱鱼洄游至狭窄的

水域，游到溪流峡湾之中。那时拖网渔船便可断其后路，而渔民们则驾着渔船蜂拥而至，开始捕捞。一时间渔船云集，人声喧嚣。鲱鱼多得像沙滩上的沙子数也数不清，赚钱的机会来了。

渔民与赌徒无异。他张开渔网，放下钓钩，静静等待鱼儿送上门来，任由命运之神决定他收获的多少。有时他不仅一无所获，还会遭受损失——渔具被拖入海里，或沉入水底，或被暴风雨损毁。可他总是修整一新，从头再来。有时他会听信一些传言，认为在某个海域会有巨大的收获。于是他开船出海，在冷酷无情的大海上苦苦挣扎几个星期，最后来到传说中的海域，却发现有人先他一步，把那儿的鱼抓个精光。可有时意外的惊喜也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让他满载而归。好运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幸运儿。大家都满怀希望，翘首以盼。

商人麦克早已准备就绪，严阵以待。他的拖网已经放到船上，他的渔船船长正拿着望远镜盯着海面。麦克先生有一条多桅纵帆船和几条小船。之前这些船为了运送干鱼去了趟卑尔根，现在刚刚回来，停靠在港湾里卸货清洗。麦克先生打算让这些船都装满鲱鱼，他还在自家仓库里备下许多装鲱鱼用的木桶。麦克先生不仅捕捞鲱鱼，他还收购鲱鱼。他把能买到的鲱鱼都买下来，然后待价而沽。为此他准备了一大笔钱。

五月中旬的时候，麦克先生的渔船捞上了第一网鲱鱼。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收获，捞上来的鲱鱼也只装满了五十个桶，可是收网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几天之后，海港里出现了一群外来船民的身影，捕鱼旺季开始了。

一天夜里，有人撬开了麦克先生工厂办公室的两扇门，偷走了两百块钱。现在白昼已经越来越长，即便到了夜里天空也很明亮，四周一览无余，居然还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入室行窃！

这的确是骇人听闻，这个小村庄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入室行窃，被偷的还是麦克先生，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也纷纷表示这样的事的确是闻所未闻。小偷小摸或欺诈骗钱这种恶习在一些境况窘迫的村民身上并不罕见，可是如此胆大妄为的入室行窃，实在是无法想象。怀疑的目光立即投向那群外来的船民，他们所有人都被仔仔细细地问了个遍。

可那群船民却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事发当晚，他们所有人都在船上，而那船则在四英里外的海上。

这就意味着是本地人干的，这一消息对麦克先生来说不啻迎头一击。

麦克先生并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他甚至还对大家说，那小贼实在是蠢得很，干吗不多拿点儿呢？可是一想到那犯事的是本地居民，麦克先生不由得痛心疾首。他是本地最财大气粗的人，一向以本地人的守护神自居。他缴纳的各种税费，占了当地财政收入的一半。凡是有人急需帮助，他也会施以援手。可现在居然有人不知好歹，恩将仇报！

麦克先生马上采取行动。他开出赏金，凡是能为这起窃案提供线索的人，都可以得到一笔钱。现在海港里每天都有外来船只进进出出，流言不胫而走。麦克先生被本地人洗劫的事一旦传出，岂不是让外地人看笑话吗！麦克先生像个挥金如土的王子，把赏金定为四百块，是失窃钱款的两倍。他要让所有人瞧瞧，这几个小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这事也传到了新牧师的耳朵里。在圣三节^①那天，他在布道

① 圣三节：传统基督教节日。

中提到了尼哥底母^①夜间拜访耶稣的故事，便借此机会对这起窃案狠狠抨击了一番。他说：“尼哥底母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借着夜色拜访耶稣，不过是听从自己灵魂的指引，并没有犯下任何罪孽。可现在却有人在夜色的掩盖之下，撬开我们的房门，盗走我们的财物。这究竟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已经陷入罪恶的深渊，宁静的夜晚成为小偷盗贼的天堂。罪孽深重之人啊，你必将受到惩罚！”

牧师斗志昂扬，像只好斗的公鸡。这是他第三次布道，他已经着手劝说本地一些“罪人”洗心革面。他站在教堂的讲坛上，脸色煞白，像个疯子。有些教众在听了他第一次布道之后，就此打消了再次听他布道的念头。玛丽·范洛斯原本像石头一样冰冷坚硬，难以打动，可听了他的讲道之后却大受震撼。这可真是了不得的大事！受她辖制的两个女仆对此不禁暗暗称道。

现在正当捕鱼季，来这个小村庄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些人觉得让商人麦克吃吃苦头未必不是件好事。麦克先生在本地颇有一手遮天的势头，他拥有两个交易站、拖网渔船、工厂和许多船只。其他地方的小商人对当地的渔民向来都是平易近人，体贴下情，绝不会像麦克先生那样装腔作势。他居然戴白衬衫硬前襟和鹿皮手套！他总是高高在上，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被人洗劫也是活该！至于说他开出了多少赏金，麦克先生最好还是把钱留着买鲱鱼吧。他虽有钱，可他的钱毕竟没有多到数不清的地步。甚至有人说这起窃案从头到尾都是麦克先生——或是他儿子——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只不过为了制造机会好让人瞧瞧他一掷千金的豪迈，借此掩盖周转不灵的真相。这些流言在海上

① 尼哥底母：圣经人物，出现于《约翰福音》，曾在夜里拜访耶稣。

陆上四处传播，颇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现在麦克先生开始意识到好形象的重要性。有五个教区的居民会上这儿来，这些人对他的看法极有可能传到其他商人以及麦克先生亲朋的耳朵里。为了向大家展示他的财力，麦克先生再次前往工厂时专门雇了一条汽轮。汽轮从四英里之外的停泊处开过来，自然要费一大笔钱，可麦克先生对此毫不在乎。汽轮即将停靠的地方也大大整饬了一番。麦克先生和他女儿爱兰莎乘坐的汽轮慢慢靠岸，大家都看到他趾高气昂地站在甲板上，仿佛是整条船的主宰。虽然是夏天，可他腰间还系着一条宽宽的红腰带。等这父女俩下了船，汽轮马上掉头开走，好让大家知道这船是专门为麦克先生和爱兰莎服务的。看到这一幕，连外地人都对麦克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麦克先生觉得这还不够，他无法忘却这起窃案给他带来的耻辱。他又贴出一张新的布告，声明如果窃贼本人能站来自首，照样可以拿到这四百块赏金。这难道不是前所未有的慷慨之举吗？大家难道还看不出来，这几个小钱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吗？

可流言并没有就此消失。不时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如果跟我猜想的一样，窃贼是那个人——他是决不会站来自首的！不过，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财大气粗的麦克先生现在陷入两难的境地，他的好名声正遭到玷污。二十年来，他一直是这里的大人物，所有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地让路，可现在人们和他打招呼时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恭敬了。他最近刚刚获得了皇家勋章，可这枚勋章也无法挽回他的声誉。麦克先生原本是当地财气冲天的大财主，是整个村庄的代言人，是渔民们崇拜的偶像，是周边小商人们模仿的对象。麦克先生佳肴盛饌吃多了，把胃吃出毛病来，即使天气暖和的时候也要